

心理学名著译丛

郭本禹 主编

心理学大纲

An Outline of Psychology

(美) 威廉·麦独孤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心理学名著译丛

郭本禹 主编

心理学大纲

〔美〕威廉·麦独孤 著

查抒佚 蒋 柯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大纲/(美)麦独孤著;查抒佚,蒋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心理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100-10875-1

I. ①心… II. ①麦… ②查… ③蒋… III. ①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957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心理学名著译丛

心理学大纲

[美]威廉·麦独孤 著

查抒佚 蒋柯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875-1

2015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定价: 45.00元

心理学名著译丛

总 序

西方心理学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名家辈出,名作粲然。这些名家名作或系统总结时代学术思想,或开拓创新学科领域,或探索思考人性主题,勾勒出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图景,凝聚了承流接响的思想价值。

我国古代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却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如同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心理学在我国属于“舶来品”,最初以译介国外心理学著述为肇基。清季蒙西学东渐运动之启赐,有识之士开始译西方心理学著述。19世纪80年代末曾任圣约翰书院院长颜永京开国人之先,翻译了约瑟·海文《心灵学》一书。20世纪初又有如翻译名家樊炳清译久保田贞则《心理教育学》、国学大师王国维译海甫定《心理学概论》等一批译作问世,这些译著成为当时师范学校开设心理学课程的主要教本。是类工作和其他西学译介一起承当“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之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学习心理学的留学生回国,相继翻译了当时大批最新心理学著作,直接推动我国心理学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民国时期出版的心理学译著占

心理学总出版物三分之一强。我国民国时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差距远小于今日,当时多个研究领域与国际心理学研究几近同步发展,其中译介工作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心理学借鉴苏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译介苏联心理学著述,而视西方心理学为资产阶级心理学,新译或重版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寥若晨星,阻隔了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联系。“文革”十年,中国心理学遭到灭顶之灾的批判直至被彻底取消,心理学的译介工作也完全中断。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心理学逐步恢复和发展,西方心理学著述的译介工作又开始重新起步,但相关译著为数不多。20世纪90年代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出于心理学发展和心理学知识普及之需要,我国对西方心理学译介主要侧重教科书和科普读物。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回眸中国心理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对国外心理学著述之译介始终为其要务。时下,国内对国外心理学名著的需求远胜过往。其一,从学科的长远发展来说,尽管我国心理学目前初见繁荣,但仍面临着发展中的困境,与国外特别是欧美心理学的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我们需要从国外心理学名著中汲取思想智慧,冷静省思和前瞻中国心理学健康发展之路。其二从现实的迫切需要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竞争压力日益加大,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导致国民心理健康问题愈来愈凸显。心理学名著素来深刻关切人的精神世界,正可为国人提供精神生活的镜鉴和启迪。

有鉴于此,我们精心设计了这套“心理学名著译丛”。所选书

目或是各家各派原创性的开山之作,或是代表性的扛鼎之作,均为心理学史上已有定评、经久不衰的经典范本。我们企盼这套“译丛”能够为推动我国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和增进国人的心理福祉尽微薄之力。

郭本禹

2014年8月2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初版前言

vii

现在已经不是某个人都可以写一本全面的心理学教科书的时候了。眼下的这门科学有如此多的分支,研究方法繁多,涉及太多的适用领域,报告了不计其数的观察数据,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熟知所有这一切。但是,即使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作者灿若星海,他们已经为将来写好了心理学的教科书,我们的学生仍然需要这样一本教材,它能够向他们解释这一门学科,能够为他们勾勒出这门学科的轮廓,指导他们掌握可行的研究方法,让他们适应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并且还要尽可能避免术语学的错误。本书正是应这些需求而作。

心理学对这样一本教材的需要远远甚于其他门类的科学。比如生理学,学生只需要训练自己从事观察和推理的方法使之精益求精,他学习这些方法是为了应对与自身相关的生理学问题,并且通过它们将所有的事件都看作是一个机械的因果链。很多学生在刚刚接触心理学的时候,也将这种方式当作科学研究理所当然的并且是唯一的方法。而许多心理学课本也刻意地加强学生的这种信念。我自己初学心理学时也曾经陷入这样的套路中,经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挣扎过程,我终于使自己从中脱离出来,并确立了对我而言更恰当的对待心理学问题的看法,因此我认识到,将两种选

择明确地告知学生可以让他的成长道路更加顺利；也就是说，无论他最终选择哪一种看法，他都应该明确自己的选择，并且能够了解自己选择的对立面。这两个只能二选一的观念是：(一)机械主义的科学，它将所有的过程都解释为一连串机械性的因果序列；(二)关于心智的科学，它以意向性为基础概念，在它看来，意向性是以一个与机械化序列截然不同的过程。所以，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向学生介绍关于心理学的第二种观念；在书中，我一开始就提出来并且将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是：这两种观念中哪一种相比较而言更有价值一些；这是呈现在当代心理学家面前最重要的议题，也是将他们区分为(不同群体)的最基本指标。

毋庸置疑，机械化的心理学会采取原子主义的、或“马赛克”式的理论来描述精神过程。在这样的理论看来，被称为思想的东西应该是由若干意识内容的元素、单元、粒子或所谓原子丛结合而构成的“意识之流”，这些意识内容的原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或“感受性的单元”。当需要对这些“元素”的聚类 and 次序进行解释时，就会引发这样的想象：每一个元素在大脑中执行某种基本加工；进而为了在纯粹机械化的模式下解释这些基本的脑加工的联合与序列，便需要援引生理学和化学的规则。

这种机械主义的心理学的当前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而我的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批判这种观念，为意向心理学获得认可而展开辩论。因为我确信，歪曲或贬损(意向心理学)这个议题不会有任何益处，它必须坚决地直面挑战而不是和当下流行的机械主义心理学在基本预设的层面上相互妥协或达成共识。

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已经证明了这个议题成立的事实及其

重要性,而我在某种意义上很荣幸地成为他们在哈佛学院的继承者。雨果·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一开始是机械主义的马赛克心理学最强有力、最雄辩和最武断的辩护者。但是,随着他在心理学的实践应用方面兴趣的增长,他逐渐转向了支持意向心理学。可以说在其后期著作中,他已经表现为一个自律的意向心理学皈依者了。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有类似的成长经历,但是不那么清晰,因为他的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著作都发表于他的发展阶段,期间,他依然努力在两个相互对立的预设之间寻找平衡点。ix 在他的名著《心理学原理》中,几乎每一章都显示出对对立的双方的衷心支持。当我要批判机械主义的马赛克心理学的时候,通常会选用詹姆斯的著作来作为示范,因为它的内容锋芒毕露而且富有才华。这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我非常反对詹姆斯,事实并没有这么严重。实际上存在两个詹姆斯——一个是作为生理学家或感觉主义的心理学家詹姆斯,而另一个则是意向心理学的作者的詹姆斯,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我只是在很多方面和前一个詹姆斯有分歧,只有前一个詹姆斯才是我批判的对象。

尽管存在分歧,我依然将《心理学原理》视为最优秀的心理学教科书,对于那些希望认真学习心理学的初学者而言,它能够激发起他们的求知欲。我会对这样的学生说:“去吧,就像我当初一样,读着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亦步亦趋,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帮助你厘清思路,让你去解释詹姆斯在关键处留下的谜题。”

和詹姆斯的著作相比,拙作只阐述了一种观点,那就是意向心

理学的观点。但是本书并不试图掩盖心理学研究的多视角和复杂性。过去,关于精神生活的两种解释与描述方式往往都被心理学家们的单一的自然主义倾向曲解了。这种简单化倾向实际上就是机械主义的马赛克心理学产生的根源,即将心理过程描述为一系列静止的元素,如“感觉单元”、“原子化的感觉”、“心理元素的部分”以及“中性实体”等等,诸如此类。这种心理学的模式现在依然作为主流理论与我们相伴。它的最新近的代言人,伯特兰·罗素阁下(在他的《心的分析》一书中)将这种机械主义的心理学还原到了极简单的水平。最近,这种观念又与生理学结合生出一个丑陋的畸形儿,叫作“行为主义”,目前,这个畸形儿正在这个国家肆意横行。所幸的是,心理学的天空昭示出了更好未来的信号。

英国的亨利·海德以及法国的皮埃尔·马里耶和柏格森等人的著作相继对马赛克理论将精神疾病解释为脑损伤的观点提出了 x 质疑,不久以前,这种解释还被看作是马赛克理论的无所争议的优质证据。精神分析运动也许将被证实是一个伟大的错误,但是历史将永远铭记它的功绩,因为它将精神生活从机械化的马赛克理论的笼罩下解放出来,让我们意识到精神世界上演着一出意向与力量的戏剧,而不是所谓心理原子流的机械集合。在德国,无论马赛克心理学是从哪里被引入这个国家的,看起来它在这里已经开始受到冷落了。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当中,特别是以心理学研究所(*Psychologische Forschung*)为代表的研究群体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出路。1922年在马堡召开的年会上,亨宁博士提交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世纪之交,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测量和数字来解读心智。这正是冯特学院的努力方向;但是在这次年会中几乎没有这一类

的论文发表；因为自 1900 年以来，一种质性研究的心理学发展起来了，它更关注的是对各种体验的质性分析而不是数字。我们现在认识到，经验的复杂性和结构不能分解为单一性质的元素，也不能通过元素的简单叠加来获得。”在美洲，同样不乏回归完整心智的倡导者。例如，R. M. 奥格登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究竟有没有感觉？”《美国心理学报》，1922 年）中表达了“对感觉元素假设的怀疑”，还提出我们应该停止努力“将精神生活设想为由马赛克式的感觉碎片叠加而成的特定数量的意识实体”。一些顶尖的心理学家，如莫顿·普林斯博士以及 M. W. 卡金斯教授虽然也曾经妥协过，承认“心理元素”是构成“意识”的单元，但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过意向性的取向。

我斗胆将自己的书定位为：以自己的逻辑推论拒斥“马赛克心理学”，这项工作早已经成为詹姆斯·沃德、F. H. 布拉德利、道斯·希克斯以及 G. F. 斯托特诸君著作中的主要议题。我的观点与其中最后一位最接近，并有较多借鉴与引用。尽管我在斯托特教授透彻明晰的著作面前感到自惭形秽，但是依然有信心在某些方面能够更加彻底和更坚决地摆脱“马赛克”传统的阴霾。 xi

一本心理学教科书如果基于机械主义的马赛克式理论立场，一定是从对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讨论开始，然后转入“感觉”的章节，对各种感觉进行冗长的论述。我对这种模式并不感兴趣，因为对这部分内容稍作展开就会大大增加书的厚度，而以己之愚见，它们断不能算作重要的内容而应该被置于全书之首。

我们关于神经系统的功能的认识是非常初级的，同样，我们对于这些认识会对心理学产生什么样的帮助其实一无所知。在我看

来,在一两章的篇幅内对这些内容作简略的概述不会有什么价值,反而可能对读者产生严重的误导。

在感觉的生理心理学研究这个领域已经产生了大量观察数据,这个领域的研究在我看来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去学习关于这些事实和理论的概略又枯燥的叙述对于年轻的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以这种方式开始学习心理学的初学者,必然被引导向机械化原子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条道路上,这正是我努力阻止的结果。

从感觉研究开始进入心理学,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因为这是一条简化心理学的途径,并会让初学者感到他正在把握住一些实在的内容。但是稚嫩的学生可能并不能了解到,这种简化的代价是与真实体验的疏离。我会让学生从认识动物的心智开始,进而上升到认识人类的复杂心智。这样,我们只能通过观察行为以获得精神生活的证据,我们所应对的只是具体的现实而不是抽象的人造实体,譬如所谓的“感觉”。

我并没有打算直接引用关于异常精神生活的研究数据,尽管这类研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知识体系,并且还在急速地发展着。因为这些知识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在一本导论性的教科书中插入一小段精神病理学的内容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我希望随后另行出版一个关于异常行为的册子,其中,我将努力向读者展示本书中的一般性原理也可以有效地解释异常行为。虽然这两本书是相互独立的,但它们也将自然而然地相互印证;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只有几页内容涉及这本计划中的可称为第二辑的书。

我会用小一号的字体突出一些特别的段落,在其中所讨论的是一些特殊的或次重要的议题。本书的主体部分用大一号的字体编排,便于阅读的连续性;因而初学者在第一次阅读时完全可以忽略掉那些小一号字体的内容以及脚注。采用这样的编写方式是为了让本书既能适合于初学者又能够适应更高阶学生的需求。我还要提醒初学者注意,本书的导言部分很难理解,因此,如果在第一次阅读时你发现自己不能理解其中的内容,完全不必气馁。你可以在读完全书以后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它。

读过我的《社会心理学》的读者会发现,在某些方面我修正了自己对本能的观点。我希望现在的观点不是大概地、而是更清楚地接近真实。第五章中关于笑的理论阐述已经在《斯克莱布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发表过,在此要感谢出版商允许在这里引用这部分内容。

我还要感谢亚瑟·托马森教授以及《科学大纲》的发行人,还有 F. W. 莫特爵士及其《言语和歌唱中的人类声音》的出版人,本书获他们授权复制了两个图版(图 1 和图 2),还要感谢 L. H. 霍顿先生,他读过我的手稿并提出极有价值的改进意见。

W. 麦独孤

于哈佛学院

1922 年 9 月

第四版前言

xiii

这一版只在一些细节的地方作了调整和改进。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建议读者关注有关个性的一些新近研究；因为我认为自己在心理学研究中做得最好、最有原创性的工作当属有关个性的研究；在本书中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得不将关于这个极其重要的议题的讨论高度浓缩。《个性的结构》一书中的一章已经编入我的另一本书《社会心理学》（第 21 版）；在这一章里，给个性下了一个简短的描述性定义：一个有组织的、综合性的情感（sentiments）体系。在另一本新书《个性与生命行为》中，我用惯常的思路，通过实际案例讨论了个性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我的《异常心理学导论》（可以看作本书的姊妹篇）中，我展示了在《社会心理学》中初次建构的个性理论如何适用于解释各种各样的统合失败的病例，例如，癔症性人格分裂、精神分裂症以及躁狂—抑郁神经症等，在这样的分析中，个性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我还想要指出当前德国的格式塔学派或者称为完形心理学的强大影响引起了一场心理学观念的变革，这正是我长期以来所倡导的，我在本书中介绍了他们的理论，特别是在知觉以及心理结构的成长等章节中做了比较集中的介绍。因为他们对原子主义的批判态度而使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被划归格式塔学派。我发现自

已与他们的学说在三个问题上有分歧,我姑且认为他们的解释有失当之处。第一,在我看来,他们的学说太过于依赖心理—神经平行论假设,在“突现论和创造进化论”盛行的今天,这种观点显得有些过时了。第二,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我在本书中所做的区分,即心理结构和心理功能或行为之间的区分;这表现在他们忽略了那些极重要的富于建设性的意象,运用这些意象,我们能够刺探心理构造的深层次内容,通过考察个体心理成长以及对比心理生活和它的外显表达,经过不断修正与精致化,最终可以建立我们关于心理结构,关于它的根、它的干、它的众多分支以及彼此之间功能性关系的概念等的较完整的认识。第三,我发现这一学派很多学者都倾向于忽略心理过程的意志特征。关于知觉的实验研究是心理学领域中能够脱离我们心理生活中的意志基础而走得最远的一部分。然而事实上这一学派的诸多研究都和人类和动物的目的性或目的导向性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批评对这一学派中的一个人是不适用的,他就是库尔特·莱宁博士;他非常重视实验研究,并正在对意志过程进行考察,我非常赞成他书中的观点。他的著作很可能将影响那些最有可能加入当代格式塔心理学派的人,并且通过这种影响最终使得德国心理学和不列颠心理学走向融合。但是德国心理学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聚焦点。有一批有影响力的当代德国学者,他们似乎可以被称为全息心理学(*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的代言人;这一学派(以爱德·斯普兰格教授为代表)的显著特点就是对机械化原子主义心理学的批判,他们近来已经在各大学中占据了主要的话语权,他们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一种心理学,如果它对于社会科学有所贡献,对我

们理解和把握人类本质有所帮助,就必须在每一点上考察全部心理过程的意向特征。另外两个德国心理学流派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它们分别是人格特征主义(*personalistische*)和理解主义(*verstehende*)(分别以威廉·斯特恩博士以及 Fr. 埃里斯曼博士为代表)。最近汉斯·德雷斯教授正在意向心理学领域发挥着他的巨大影响力,而精神分析学派在这个领域中的影响还在继续,尽管他们可能并没有给那些全心全意的追随者更多的安全保障,但似乎自 19 世纪以来,原子主义的机械化心理学正在很快地丧失它的领地,而这种丧失正是从它自己的策源地开始的。 xv

令人欣喜的是,在奥地利,比勒教授及其夫人比勒博士正在领导着一场同样议题的心理学理论变革。在美国则相反,并没多少好消息传来;尽管受到格式塔心理学流派的激励,但大学依然在坚持着他们上个世纪从德国引进的机械化感觉主义以及他们本土孕育的机械化行为主义。

W. 麦独孤
于杜克大学
1928 年 1 月

首先是有了驱力,然后有了人类的所有自发性活动,这就是保证个体生命、延续种族以及构成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一切看起来都是纯粹的本能,和所有动物的活动一样……只有通过考察人的生理学的知识及其自然属性,认识到在所有层面上,特别是在本能层面上,行为受到驱力的激发而无需意识的指令自动地发生,甚至可以置人的意志而不顾……只有在这样有关自我的广泛的认识领域内,人才能真正整合自身的力量去掌控生命活动的方向,那就是他所选择的目标。

P. A. 查德伯恩,《洛厄尔演讲录》,
收录在《人和动物的本能》,1871